

中俄大學生語言學習策略對比研究*

王瑋¹、劉慧

(1.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博士候選人)

摘要：本文主要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考察並比較了 133 名中國大學生的俄語學習策略和 85 名俄羅斯大學生的漢語學習策略使用情況，探討了性別和學習年限等個體因素對中俄學生語言學習策略使用的影響，以及優秀的漢俄學習者在具體學習策略使用上的差異。研究結果顯示，中俄兩國學生語言學習策略的使用率均為中等水準，俄羅斯學生的整體學習策略使用率略高於中國學生。其次，性別因素對中國學生俄語學習影響較大，但並未對俄羅斯學生產生顯著影響；而學習年限同樣對中國學生多項學習策略的使用影響均達到顯著水準，但僅對俄羅斯學生元認知策略的使用影響顯著。此外，在具體學習策略的使用上，中俄兩國優秀的三語學習者在 6 個大類的 11 項策略上呈現出顯著差異。最後，文章還據此提出了相應的教學建議。

關鍵詞：中國大學生、俄羅斯大學生、語言學習策略、對比

* 收稿日期：2024 年 02 月 08 日；通過日期：2024 年 08 月 30 日。

A Comparative Study 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Chinese and Russian University Students

Wang, Wei¹; Liu, Hui

(1. 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compares the use of Russia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133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use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85 Russian university students mainly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nd years of study on the use of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by Chinese and Russian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xcellent Chinese and Russian learners in the use of specific learning strategi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for both Chinese and Russian students was at a medium level, and Russian students' overall learning strategy use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hinese students. Secondly, gender had a greater impact on Chinese students' learning of Russian, but did no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ussian students, while the number of years of study also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use of several learning strategies by Chinese students, but only on the use of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by Russian students. In addition, in terms of the use of specific learning strategies, excellent Chinese and Russian trilingual learner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11 strategies in six major categories. Finally, the article also provides appropriate teaching suggestions accordingly.

Keywords: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Russian university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Comparison

一、引言

語言學習策略是指學生在發展第二語言技能的過程中，為了提高自己學習有效性而採取的具體行為、步驟或技巧。¹ 自 1975 年 Joan Rubin 首次提出語言學習策略概念，發展至今已有近 50 載，研究成果豐碩。根據 Rod Ellis 提出的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理論框架，學習者研究是四大重要領域之一，其中就包括學習者策略的研究。² 已有研究表明，學習者的語言學習策略是影響二語學習效果的重要因素，一直以來備受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國外早期的研究主要圍繞語言學習策略定義和分類的討論展開。比如，Rubin 最早將策略分為直接策略和間接策略兩類。³ O'Malley 和 Chamot 以認知心理學為基礎，將學習策略劃分為元認知策略、認知策略和社會策略三類。⁴ Oxford 以 Rubin 的策略二分法（直接策略和間接策略）為基礎，進一步把學習策略劃分為記憶策略、認知策略、補償策略、元認知策略、情感策略和社會策略六小類，並在 1986 年策略量表的基礎上，編制了新量表，該量表迄今為止仍是應用最為廣泛的語言學習策略測量工具。⁵ 進入 21 世紀後，語言學習策略研究陷入低潮，關注的焦點仍集中在「二語習得者策略使用情況的調查」、「策略與語言熟練程度的關係」、「語言學習策略與自主學習的關係」、「策略培訓研究」等方面。⁶

國內的語言學習策略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84 年，成果多集中在英語教學領域，研究內容與國外 ESL 學習策略的研究熱點基本一致，包括語言學習策略使用偏好的調查與對比、策略訓練、學習成就和語言學習策略使用的關係研究等。⁷ 其他外語

¹ Robin Scarcella, Rebecca Oxford, *The Tapestry of Language Learning: The Individual in the Communicative Classroom*, 1st ed. (Boston: Heinle & Heinle, 1992), 63.

² Rod Ellis,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st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³ Joan Rubin, "What the 'good language learner' can teach us." *TESOL Quarterly* 9 (WILEY, NJ: 1975): 41-51.

⁴ O'Malley, J., A. Chamot, *Learning Strat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st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⁵ Rebecca Oxford,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hat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 1st ed. (New York: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1990).

⁶ 顧世民、趙玉峰，〈語言學習策略研究回顧與思考——國外研究視角〉，《外語電化教學》，第 165 期（上海：2015.09），45。

⁷ 顧世民、臧淑梅，〈國內語言學習策略研究：回顧、思考與展望〉，《外語電化教學》，第 174 期（上海：2017.04），84。

語種比如俄語學習策略的研究較少。國際中文教學界直到上世紀 90 年代末才開始關注漢語學習策略的研究，研究廣度和深度不及英語教學界。楊翼率先依據 HSK（高等）成績考察了高級漢語學習者的學習策略與學習效果的關係。⁸ 江新使用 Oxford 的語言學習策略量表分析探討了留學生漢語學習策略與性別、年齡、母語、學習時長等個體因素的相關性問題。⁹ 其後關於不同國別漢語學習者學習策略使用狀況調查的同類文章大多都參照了江文的研究範式，並與其研究結果進行對照。吳勇毅較早關注到學習策略培訓的問題，認為應該在開展學習策略有效性研究的基礎上，「建立起學習策略培訓模式並考慮如何把它納入漢語教學計畫與體系中去」。¹⁰ 徐子亮運用觀察、訪談、教學筆記、自陳、問卷調查等 5 種手段考察並比較了中國學生學習英語和歐美學生學習漢語在詞語學習策略、技能學習策略和記憶策略三個方面存在的差異。¹¹ 此外，還有少量碩士論文聚焦網路環境下的漢語學習策略研究。

綜觀已有的國別漢語學習者學習策略的研究，研究對象主要涉及越南、義大利、美國、波蘭、泰國、日本、韓國、蒙古、塞爾維亞、巴基斯坦、新西蘭、埃及、伊朗、蘇丹、中亞 5 國等，尚未見到俄羅斯漢語學習者學習策略的大樣本研究。採用國別比較視角的僅有何楓、梁宇，該文比較了 126 名新西蘭中小學生和 118 名泰國中小學生漢語學習策略的使用情況及其影響因素。¹² 涉及中外學生語言學習策略對比的只有上述徐子亮一文，給本文的研究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在中國，俄語自 1978 年恢復高考至今，一直都是我國高考外語科目之一，而漢語於 2019 年正式納入俄羅斯國民教育體系。當前，隨著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深化，中俄關係升至歷史新高，中俄貿易實現歷史突破，中文熱在俄羅斯持續升溫。2024 年 5 月，在中俄兩國建交 75 周年之際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兩國政府再次提到要推動雙向留學擴大規模、提升品質，

⁸ 楊翼，〈高級漢語學習者的學習策略與學習效果的關係〉，《世界漢語教學》，第 1 期（北京：1998.01），88-93。

⁹ 江新，〈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策略初探〉，《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1 期（北京：2000.03），65。

¹⁰ 吳勇毅，〈漢語「學習策略」的描述性研究與介入性研究〉，《世界漢語教學》，第 4 期（北京：2001.04），69-74。

¹¹ 徐子亮，〈中外學生二語學習策略的相異性研究〉，《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第 3 期（廣州：2003.09），19-25。

¹² 何楓、梁宇，〈新西蘭與泰國中小學生漢語學習策略比較研究〉，《華文教學與研究》，第 3 期（廣州：2021.09），76。

推進在俄中文教學和在華俄文教學。此外，漢語、俄語同為聯合國的六種官方語言之一，其使用人數和影響力在全球範圍內不容忽視。新形勢下，高水平中俄雙語人才，特別是中英俄三語人才已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稀缺人才。基於上述背景，本文以華南地區某中外合作高校的中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以下三個問題：（1）中國學生的俄語學習策略和俄羅斯學生的漢語學習策略總體使用情況如何？（2）性別、學習年限等因素對中俄兩國學生的語言學習策略使用有無影響？是否存在顯著差異？（3）優秀的漢俄學習者在各項學習策略的使用上是否存在差異？通過中俄學生語言學習策略的對比研究，使我們真正瞭解教學對象的特質，以期為國別化第二語言教學和研究提供有益參考。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所有被試均來自華南地區一所中俄合作大學，該校以培養通曉中俄文化、掌握中俄英三語、精通專業的高素質創新人才為辦學特色。絕大多數中國本科生在入學前具有較長時間的英語學習經歷，俄語為零基礎，入學首年將進行為期一年的俄語強化學習，每週平均 30 課時，師資以來自俄羅斯的外教為主，次年再入系用俄語進行專業學習。大二大三的俄語周課時為 8 課時，大四為 6 課時。俄羅斯留學生同樣於就讀該校前均已掌握一門外語—英語，漢語為零基礎，首年需進行為期一年的漢語強化學習，大學四年的漢語課時量與中國學生的俄語課時基本一致。該校與國內其他高校的外語教學有較大差異，具有獨特性。被試的詳細情況見表 1。

表 1 對被試的描述

被試218人		
國籍	中國（133人）	俄羅斯（85人）
學生層次	本科生	本科生
專業	生物、數學、經濟	生物、數學、經濟、 國貿、材料、俄語

年級	大一 (41)	大一 (26)
	大二 (54)	大二 (34)
	大三 (32)	大三 (16)
	大四 (6)	大四 (9)
性別	女生 (77)	女生 (41)
	男生 (56)	男生 (44)
語言水平	已過大學俄語4、6級 (20)	已過HSK1-3級 (8)
	俄語對外等級考試1、2級 (10)	已過HSK4-6級 (20)
	未過級 (103)	未過級 (57)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的測量工具是應用最為廣泛的由美國著名語言學家 Rebecca Oxford (1990) 編制的語言學習策略量表 (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 SILL)。該量表由 50 題組成，分為記憶策略、認知策略、補償策略、元認知策略、情感策略、社交策略六大類。每題後有五個選項，即採用李克特五度量表進行評價 (1 表示完全不符合我的情況，5 表示完全符合我的情況)。筆者在原量表基礎上增設了一個基本情況調查部分，包括被試的年級 (對應學習時長)、專業、性別、語言水平 (以是否通過權威等級考試界定) 等方面的資訊。此外還將量表翻譯成了中俄雙語，中國學生採用中文問卷，俄羅斯學生採用中俄雙語問卷。

(三)、問卷的發放與回收

本次調查通過問卷星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數據收集。共回收問卷 228 份，經過整理，剔除了答題時間過短 (低於 120 秒) 和所有選項完全一樣的 10 份無效問卷之後，有效問卷共計 218 份，其中中國學生 133 份，俄羅斯學生 85 份。

(四)、問卷信效度檢驗

研究首先以克倫巴赫 α 係數作為量表的內部一致性指標來考察量表信度，結果如表 2 所示：中國大學生的總量表克倫巴赫 α 係數為 0.96，俄羅斯大學生的總量表

克倫巴赫 α 係數為 0.90，除了俄羅斯學生的記憶策略分量表以外，各個分量表的 α 係數均高於 0.6，說明該問卷有比較好的內部一致性。

表 2 量表信度檢驗

策略類型		記憶策略	認知策略	補償策略	元認知策略	情感策略	社交策略	整體策略
α 值	中國大學生	0.83	0.91	0.72	0.90	0.78	0.83	0.96
	俄羅斯大學生	0.54	0.72	0.60	0.83	0.64	0.69	0.90

我們使用 Amos29 軟件對量表的六個維度進行了驗證性因子分析，以考察量表的結構效度。模型擬合指標如下：卡方 $\chi^2=2369.208$ ，自由度 $df=1160$ ， $p=0.000$ ，卡方自由度比=2.042，適配理想；近似誤差均方根 $RMSEA=0.069 < 0.08$ ；均方根誤差 $RMR=0.095 < 0.1$ ；比較擬合指數 $CFI=0.729$ ，綜合來看，模型擬合基本達到要求。

三、研究結果分析

(一)、中俄學生語言學習策略總體使用情況描述

按照 Oxford 量表，每項策略的均值代表被試使用該策略的頻率，均值高於 3.5 為高使用率，均值在 2.5-3.4 為中使用率，均值低於 2.4 為低使用率。根據表 3，中國學生和俄羅斯學生的整體策略使用率均值分別為 3.184 和 3.432，都屬於中使用率者，俄羅斯學生的語言學習策略整體使用率略高於中國學生。其中，中國學生的俄語學習策略使用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為：補償策略 > 社交策略 > 認知策略 > 元認知策略 > 情感策略 > 記憶策略；而俄羅斯學生的漢語學習策略使用率由高到低依次為：社交策略 > 元認知策略 > 認知策略 > 補償策略 > 記憶策略 > 情感策略。中國學生在學習俄語時除了補償策略和情感策略的使用高於俄羅斯學生，其他策略的使用率都明顯低於俄羅斯學生。

表 3 中俄學生學習策略總體情況描述

	策略類型	中國學生 (N=133)		俄羅斯學生 (N=85)	
		均值	標準差	均值	標準差
直接策略	記憶策略	2.910	0.699	3.343	0.506
	認知策略	3.153	0.729	3.506	0.490
	補償策略	3.624	0.662	3.392	0.574
間接策略	元認知策略	3.138	0.787	3.546	0.729
	情感策略	2.981	0.795	2.945	0.720
	社交策略	3.523	0.786	3.745	0.665
總策略		3.184	0.619	3.432	0.453

(二)、性別因素的影響比較

研究將被試分成了中國女學生、中國男學生、俄羅斯女學生、俄羅斯男學生四組，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除了補償策略 ($P=0.065 > 0.05$)，四組之間在總策略和各策略類型的使用上均呈現顯著差異（見表 4）。LSD 多重比較分析顯示，中國女生對記憶策略 ($P=0.012 < 0.05$)、情感策略 ($P=0.008 < 0.05$) 和社交策略 ($P=0.024 < 0.05$) 的使用率明顯高於中國男生，呈現顯著差異。而俄羅斯女生和俄羅斯男生無論在總策略還是在單個策略的使用上均無顯著差異。中俄兩國女生在記憶策略 ($P=0.008 < 0.05$) 和認知策略 ($P=0.023 < 0.05$) 的使用上差異顯著；而中俄兩國男生除情感策略 ($P=0.598 > 0.05$) 之外，在整體策略和其他 5 個單項策略的使用上均存在顯著差異。此外，中國男生和俄羅斯女生學習三語時，不但在整體策略 ($P=0.006 < 0.05$) 上差異顯著，還在記憶策略 ($P=0.000 < 0.05$)、認知策略 ($P=0.006 < 0.05$) 和元認知策略 ($P=0.005 < 0.05$) 的使用上呈現顯著的差異性。中國女生和俄羅斯男生同樣在記憶策略 ($P=0.010 < 0.05$)、認知策略 ($P=0.005 < 0.05$) 和元認知策略 ($P=0.007 < 0.05$) 的使用上存在顯著差異。

表 4 不同性別的中俄學生在學習策略使用上的差異

策略類型	中國女學生 (N=77)	中國男學生 (N=56)	俄羅斯女學生 (N=41)	俄羅斯男學生 (N=44)	F 值	sig. 值
------	--------------	--------------	---------------	---------------	-----	--------

	均值	標準差	均值	標準差	均值	標準差	均值	標準差		
記憶策略	3.028	0.651	2.749	0.737	3.350	0.484	3.335	0.531	10.428	0.000
認知策略	3.187	0.689	3.106	0.783	3.473	0.494	3.536	0.489	5.359	0.001
補償策略	3.602	0.710	3.655	0.597	3.419	0.528	3.368	0.620	2.449	0.065
元認知策略	3.217	0.786	3.030	0.781	3.474	0.727	3.613	0.734	5.817	0.001
情感策略	3.130	0.784	2.776	0.772	3.041	0.700	2.857	0.736	2.827	0.04
社交策略	3.646	0.787	3.355	0.760	3.606	0.641	3.875	0.668	4.258	0.006
總策略	3.260	0.624	3.082	0.603	3.404	0.446	3.442	0.462	4.289	0.006

(三)、學習年限的影響比較

本文的中俄兩國被試在進入大學學習前，絕大多數沒有俄語或漢語學習經歷，因此年級基本能對應學習者的學習年限。研究將中國學生和俄羅斯學生各分為「1 年以下」、「1-2 年」和「2 年以上」三個組別，個別低年級被試入學前有過三語學習經歷，已根據其學習時長分入相應組別，據此考察學習年限對中俄學生語言學習策略使用的影響。

表 5 不同學習年限的中俄學生在學習策略使用上的差異

策略類型	學習年限	中國學生			俄羅斯學生			F 值	sig. 值
		N	均值	標準差	N	均值	標準差		
記憶策略	1 年以下	40	3.008	0.592	24	3.500	0.519	5.779	0.000
	1-2 年	54	2.825	0.690	27	3.222	0.434		
	2 年以上	39	2.926	0.809	34	3.327	0.535		
認知策略	1 年以下	40	3.189	0.589	24	3.613	0.512	3.789	0.003
	1-2 年	54	3.052	0.764	27	3.500	0.492		
	2 年以上	39	3.256	0.805	34	3.435	0.473		
補償策略	1 年以下	40	3.404	0.526	24	3.340	0.745	3.215	0.008
	1-2 年	54	3.719	0.710	27	3.303	0.446		

	2年以上	39	3.718	0.682	34	3.500	0.525		
元認知策略	1年以下	40	3.350	0.651	24	3.819	0.615	5.387	0.000
	1-2年	54	2.951	0.784	27	3.519	0.732		
	2年以上	39	3.180	0.870	34	3.376	0.763		
情感策略	1年以下	40	3.196	0.625	24	3.069	0.769	1.367	0.238
	1-2年	54	2.815	0.812	27	2.926	0.686		
	2年以上	39	2.992	0.888	34	2.873	0.721		
社交策略	1年以下	40	3.688	0.635	24	3.931	0.667	2.673	0.023
	1-2年	54	3.370	0.825	27	3.821	0.668		
	2年以上	39	3.564	0.849	34	3.554	0.631		
總策略	1年以下	40	3.272	0.489	24	3.570	0.476	3.047	0.011
	1-2年	54	3.083	0.636	27	3.399	0.399		
	2年以上	39	3.244	0.709	34	3.359	0.469		

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在整體學習策略上，學習年限的主效應是非常明顯的 ($F(5, 212) = 3.047, P = 0.011 < 0.05$)。這表明不同學習年限的中俄學生在總策略得分上有顯著差異。從總策略均值來看，不論是中國學生還是俄羅斯學生，1 年以下學習年限的群體得分都是最高的。單項策略的方差分析結果顯示，除了情感策略，不同學習年限的中俄學生在記憶策略 ($P = 0.000 < 0.05$)、認知策略 ($P = 0.003 < 0.05$)、元認知策略 ($P = 0.000 < 0.05$)、補償策略 ($P = 0.008 < 0.05$) 和社交策略 ($P = 0.023 < 0.05$) 的使用上均具有顯著性差異。

通過 LSD 多重比較分析，我們發現，不同學習年限僅對俄羅斯學生元認知策略的使用影響顯著，學習漢語不足 1 年的俄羅斯學生元認知策略使用率顯著高於具有 2 年以上漢語學習經歷的學生 ($P = 0.028 < 0.05$)。而對中國學生來說，學習年限對補償策略、元認知策略、情感策略、社交策略的使用影響均達到顯著水準。學習俄語 1 年以上的中國學生對補償策略的使用率遠高於其他策略。此外，學習年限同為 1 年以下的中俄學生在整體策略 ($P = 0.040 < 0.05$) 和記憶策略 ($P = 0.003 < 0.05$)、認知策略 ($P = 0.012 < 0.05$)、元認知策略 ($P = 0.016 < 0.05$) 的使用上呈現顯著差異。學習年限同為 1-2 年的中俄學生除了情感策略以外，在整體策略和其他 5 個單項策略的使用上均具有顯著差異。而學習年限同為 2 年以上的中俄學生僅在記憶策略 ($P = 0.007 < 0.05$) 的使用上差異顯著。

(四)、優秀的漢俄三語學習者學習策略使用情況比較

本文以漢語通過 HSK3 級（對應歐標 B1 級）及以上，俄語以通過大學俄語四六級或俄語對外等級考試一級（對應歐標 B1 級）及以上為標準，從大樣本中篩選出 24 位優秀的漢語學習者和 30 位優秀的俄語學習者，對其各項學習策略的使用進行了分析比較。通過獨立樣本 T 檢驗，我們發現兩國學生在 6 大類 11 個單項策略的使用上存在顯著差異，其中記憶策略和認知策略各 3 項，元認知策略 2 項，補償、情感和社交策略各 1 項。根據表 6，俄羅斯優秀的漢語學習者經常使用認知策略 Q11、Q19 和元認知策略 Q31、Q32 等，而中國優秀的俄語學習者更常使用補償策略 Q25。較為有意思的一點是中國學生會經常從俄語老師那裏尋求幫助，而俄羅斯學生不常使用該策略，體現了一定的中俄文化差異。

表 6 優秀的漢俄三語學習者在具體學習策略上的使用差異

策略類型	題目	優秀的漢語 三語學習者 (N=24)		優秀的俄語 三語學習者 (N=30)		t值	sig.值
		均值	標準差	均值	標準差		
記憶策略	2.為了記憶生詞，我儘量使用生詞造句。	3.420	1.018	2.770	0.971	2.392	0.020
	8.我經常復習漢語/俄語課文。	3.380	0.770	2.430	0.898	4.077	0.000
	9.我通過記憶單詞在書頁、看板或路標上的位置來記憶生詞。	3.790	1.141	2.900	1.269	2.682	0.010
認知策略	11.我嘗試像以漢語/俄語為母語的人一樣說漢語/俄語。	4.290	0.806	3.370	1.326	3.160	0.003
	17.我用漢語/俄語記筆記、寫便條、信件或報告等。	2.380	1.209	3.270	1.081	-2.858	0.006

	19.遇到新詞時，我通常回想一下它與俄語/漢語中哪些單詞相對應。	4.580	0.584	3.970	0.999	2.677	0.010
補償策略	25.在用漢語/俄語交談想不起某些單詞時，我就借助手勢來表達。	2.920	1.213	4.000	0.910	-3.751	0.000
元認知策略	31.我通過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來提高自己的漢語/俄語水準。	4.250	0.847	3.530	1.042	2.725	0.009
	32.有人講漢語/俄語時，我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4.420	0.654	3.770	1.135	2.637	0.011
情感策略	43.我在日記中寫下自己學習漢語/俄語的感受。	1.210	0.721	2.070	1.172	-3.304	0.002
社交策略	48.我經常從漢語/俄語老師那裏尋求幫助。	2.960	1.042	3.870	1.167	-2.980	0.004

四、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結論

(1)中俄兩國學生語言學習策略的使用率均為中等水平，但使用偏好存在差異。

研究发现，中俄兩國學生語言學習策略的整體使用率均值分別是 3.184 和 3.432，其中俄羅斯學生屬於學習策略中等偏高使用者，有三項學習策略達到了高使用率，分別是社交策略、元認知策略和認知策略。俄羅斯學生漢語學習策略的均值排序由高到低依次為：社交策略 > 元認知策略 > 認知策略 > 補償策略 > 記憶策略 > 情感策略。該結果與江新的調查結果基本吻合，即留學生最常用的學習策略是社交策略、元認知策略，而最不常用的是記憶策略和情感策略。¹³ 本文認同江新等前人研究的觀點，留學生之所以最常用社交策略，與其所處的目的語學習環境和本身的性格特點是密切相關的。元認知策略的廣泛使用可能與被試普遍具有二語學習經驗有關。

¹³ 江新，〈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策略初探〉，65。

吳勇毅曾指出，元認知策略使用頻繁且多樣說明學習者「會」學習。¹⁴

中國學生學習俄語時最愛使用補償策略，其次才是社交策略。中俄學生的上述差異與被試所在高校獨特的培養模式有較大關係，由於該校的教學語言主要為俄語，中國學生經過大一一一年時間強化學習俄語後，從大二開始就需要用俄語學習專業，因此為了彌補在專業學習中俄語語法和辭彙等知識的不足而經常使用補償策略。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中國學生補償策略的高使用率。俄羅斯學生同樣用俄語學習專業，他們學漢語的壓力不如中國學生大，也就導致了學習策略使用的差異。

(2) 性別因素僅對中國學生的策略使用影響顯著，中國女生語言學習策略的使用要優於男生。

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女生在記憶、情感和社交等多項學習策略的使用上顯著高於中國男生，但性別對俄羅斯學生漢語三語學習策略的影響並不顯著。這一發現說明性別差異對不同國家外語學習者學習策略的使用影響不同。學界在性別影響學習策略這一問題上的研究結果也一直存在分歧。有部分研究發現性別對學習策略的影響不顯著，¹⁵ 但也有不少研究支持女生對外語學習策略的使用要優於男生。¹⁶ 文秋芳等指出「性別對外語學習策略的影響通常不是直接的。它通過對學習風格的影響間接影響了學習策略的使用」。¹⁷ 從這一觀點出發，我們推測，俄羅斯學生的三語學習風格並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而中國學生的三語學習風格則存在較大的性別差異，比如，從認知模式和知識加工模式上來看，中國女生更傾向於場依賴型，她們往往屬於主觀直覺型學習者，更多地依賴人際交往和合作式的學習，因此她們比中國男生更常運用社交策略和情感策略。

(3) 學習年限對中俄兩國學生語言學習策略的使用影響差異較大。

調查發現，學習年限對中國學生補償策略、元認知策略、情感策略、社交策略

¹⁴ 吳勇毅，《不同環境下的外國人漢語學習策略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37。

¹⁵ 江新，〈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策略初探〉，67；張利蕊、萬瑩，〈中亞五國留學生漢語學習策略的調查與分析〉，《漢語學習》，第2期（延吉：2019.04），97-98。

¹⁶ Oxford, Rebecca, Martha, Nyikos, "Variables affecting choice of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by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3.73 (WILEY, NJ: 1989.09): 291-300; 何楓、梁宇，〈新西蘭與泰國中小學生漢語學習策略比較研究〉，76。

¹⁷ 文秋芳、王立非，〈影響外語學習策略系統運行的各種因素評述〉，《外語與外語教學》，第9期（大連：2004.09），31。

等多項策略的使用均影響顯著，但僅對俄羅斯學生元認知策略的使用有顯著影響。具體來說，學習俄語 1 年以上的兩個組別中國學生的補償策略使用率明顯高於「1 年以下」組。如前文所述，這是因為被試進入大二以後，隨著專業課的增加和學習的深入，對其俄語水準及專業程度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高年級的中國學生往往會因為目的語知識的不足而頻繁使用補償策略。除了補償策略，俄語學習年限為「1-2 年」的中國學生在總策略和其他五項策略的使用率上均低於其他兩個組別。可見，結束一年的俄語強化學習後，進入大二的中國學生由於俄語課學時銳減，對於俄語學習的積極性，以及對學習過程的管理與學習情緒的調節等都明顯減少。但是到了大三，隨著專業課程難度的加大，以及對俄語的特點和學習難點等方面的認識加深，學習年限為「2 年以上」組的中國學生相較「1-2 年」組會更常使用學習策略也更善於使用學習策略以提高其專業俄語水平。

而不同學習年限的俄羅斯學生僅在元認知策略的使用上具有顯著差異。學習漢語超過 2 年以上的俄羅斯學生相較學習時間短的學生，更少採用涉及學習過程管理與協調的元認知策略。這可能與漢語學習經驗的積累有關。張利蕊等人在對中亞五國留學生漢語學習策略的考察中同樣發現：隨著學習時間的增加，留學生對漢語的特點、知識體系、學習難點等方面的認識逐步加深，能夠更好地對自己進行管理和評價。其中一個突出表現就是減少元認知策略的使用。

此外，我們通過組間差異還發現，三個不同學習年限組別的俄羅斯學生在三語學習中都比中國學生更常使用記憶策略，具有顯著差異。對此我們認為，一方面相較俄語，漢語獨特的書寫系統—漢字是漢語學習的一大難點，特別是對於非漢字文化圈的俄羅斯漢語學習者來說，需要通過大量的記憶來儲存漢字、辭彙和語法等相關知識。另一方面也可能與教師的教學內容和方法有一定關係，如果漢語老師經常安排聽寫任務，要求學生識記漢字和生詞，也會影響俄羅斯學生學習策略的使用。

（4）中俄兩國優秀的三語學習者在學習方式和方法上存在一定差異。

根據研究結果，在具體學習策略的使用上，中俄兩國優秀的三語學習者在 6 個大類的 11 項策略上呈現出顯著差異（見表 6）。俄羅斯優秀的漢語學習者們更常使用認知策略和元認知策略，比如，他們經常嘗試像漢語母語者一樣說漢語（Q11），時刻主動地尋找和利用盡可能多的口語練習機會；遇到漢語新詞時，通常會回想一下它與俄語中哪些單詞相對應（Q19），用聯想的方式記憶生詞；他們還會通過改錯

來提高漢語水準（Q31），善於從錯誤中學習；當有人講漢語時，他們的注意力非常集中（Q32），在學習活動中總是保持集中注意。中國優秀的俄語學習者在學習方式和學習策略的使用上同樣具有自己的特點，更常使用補償策略。文秋芳等（2004）就曾指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學習策略上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比如，中國學生在用俄語交談想不起某些單詞時，就借助手勢來表達。此外，還經常從俄語老師那裏尋求幫助。我們認為除了文化背景的差異，這主要與中國學生是在非目的語環境中學習俄語有關，俄語老師是解決他們語言學習難題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徑。

（二）、相關建議

通過對中俄大學生語言學習策略使用的對比分析，我們發現兩者既有共性，也存在明顯差異。針對上述共性和差異，我們提出以下教學建議：

1、對俄漢語教學

（1）教師應關注留學生的學習情緒，提高其情感調控能力，促進學生知識、情感、技能協同發展。調查顯示，中俄兩國學生均不常使用情感策略，而情感因素對語言學習有著重要影響。如果不及時調節因語言學習所產生的焦慮、倦怠等消極情緒，長期以往將影響語言學習成效，甚至出現厭學、棄學。面對剛來中國的低年級留學生，漢語教師們應主動關心學生的學業和生活，多聽學生傾訴，幫助其儘快適應中國的學習生活，引導學生控制負面情緒，疏導學習壓力。對於缺乏深層學習動機的高年級學生，漢語老師們應以學習需求為導向，通過加強課堂教學的趣味性和互動性，提高課外文化活動的豐富性，充分展現漢語和中國文化之美，不斷激發留學生的漢語學習興趣。對於出現畏難情緒的學生，則應多鼓勵、多表揚，幫助學生制定可行性強的學習計畫和分級目標，直至達成目標，增強其自信心。

（2）加強課前預習和課後復習，提高語言學習效能。根據研究結果，除了情感策略，俄羅斯學生也較少使用記憶策略。筆者瞭解到在俄羅斯，學生幾乎沒有預習的習慣。因此有計畫地開展課前預習生詞，課後復習鞏固所學知識，將有助於學生識記漢字、生詞和重要語言點，提高漢語水平。

（3）加強補償策略的使用和訓練，使學生掌握彌補語言知識不足的有效方法。

根據本研究，俄羅斯學生對補償策略的使用遠低於中國學生。因此，在課堂教學中，教師可根據不同的課型，不同的教學內容，選擇恰當的訓練方式，幫助學生改進學習方法。比如，在閱讀教學中，教師應多訓練學生運用上下文猜測生詞的含義，而不是依靠查詞典，從而提高閱讀猜詞能力。

2、在華俄語教學

(1) 鼓勵俄語教師將學習策略的訓練融入日常教學中。調查結果顯示，總體來看，中國學生語言學習策略的使用率明顯低於俄羅斯學生，特別是記憶策略。記憶策略主要是指各種幫助記憶的方法，也稱為記憶術。¹⁸ 我們知道，俄語單詞是俄語學習的難點之一，在辭彙教學中，教師可根據俄語的特點，傳授學生聯想記憶法、詞根詞綴法等實用方法巧記生詞，擴大辭彙量。或有意識地設計一些記憶任務，訓練相關記憶策略，提高學習成效。

(2) 發展中俄合作辦學，創設沉浸式語言交流環境。研究顯示，中國學生經常使用社交策略，而在華俄語教學屬於非目的語環境中的外語教學，因此教師除了在課堂教學中，通過精講多練，師生互動、生生互動等環節，給學生提供盡可能多的語言操練機會。課外也應組織語言角、中俄文化交流活動等，為學生創造和母語者交流的機會。被試所在的中俄合辦高校應充分利用合作辦學的獨特優勢，鼓勵中俄學生在生活中交朋友，在學習上互幫互助，利用好獨一無二的語言學習環境，通過在真實交際中的非正式學習達到提升語言運用能力的目的。

五、結語

本文運用 SILL 量表考察了中俄大學生語言學習策略使用情況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並比較了兩國學生在六類學習策略使用上的群體差異，還據此提出了相關教學建議。由於本文的研究對象僅限於國內一所中俄合作大學的學生，該校的三語教學，特別是俄語教學在國內獨具特色，因此該研究的結果是否具有普遍性還有待其他研

¹⁸ 江新，〈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策略初探〉，66。

究進一步驗證。囿於時間和篇幅，本文僅通過調查問卷的形式對中俄學生的語言學習策略做了初步考察，並未結合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也未對考察結果的成因作更為深入的分析，存在不足之處。此外，本文被試均為第三語言學習者，可否將研究置於細分的三語習得框架，將母語和二語學習策略納入三語學習策略及學習效果研究的影響因素，筆者將在今後另案研究。

徵引書目

一、中文著作

- [1] 顧世民、臧淑梅，〈國內語言學習策略研究：回顧、思考與展望〉，《外語電化教學》，第174期（上海：2017.04），84-90。
- [2] 顧世民、趙玉峰，〈語言學習策略研究回顧與思考——國外研究視角〉，《外語電化教學》，第165期（上海：2015.09），41-49。
- [3] 何楓、梁宇，〈新西蘭與泰國中小學生漢語學習策略比較研究〉，《華文教學與研究》，第3期（廣州：2021.09），70-78。
- [4] 何楓、薩拉，〈非目的語環境下伊朗學生漢語學習策略使用研究〉，《漢語國際傳播研究》，第1期（北京：2023.01），151-165。
- [5] 江新，〈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策略初探〉，《語言教學與研究》，第1期（北京：2000.03），61-68。
- [6] 李炯英，〈中國學生二語學習策略的觀念與運用——一項實證研究〉，《外語教學》，第23卷第1期（西安：2002.01），42-49。
- [7] 李強、姚怡如、劉乃仲，〈漢語學習策略與個體因素的相關性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第1期（北京：2011.01），41-47。
- [8] 劉鳳芹，〈日本國內大學生漢語學習策略調查分析〉，《漢語學習》，第4期（延吉：2012.08），97-103。
- [9] 文秋芳，〈大學生英語學習策略變化的趨勢及其特點〉，《外語與外語教學》，第4期（大連：1996.08），43-46。
- [10] 文秋芳、王立非，〈影響外語學習策略系統運行的各種因素評述〉，《外語與外語教學》，第9期（大連：2004.09），28-32。
- [11] 吳勇毅，〈漢語「學習策略」的描述性研究與介入性研究〉，《世界漢語教學》，第4期，（北京：2001.04），69-74。
- [12] 吳勇毅，《不同環境下的外國人漢語學習策略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 [13] 徐子亮，〈中外學生二語學習策略的相異性研究〉，《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

第3期（廣州：2003.09），19-25。

- [14] 楊翼，〈高級漢語學習者的學習策略與學習效果的關係〉，《世界漢語教學》，第1期，（北京：1998.01），88-93。
- [15] 張利蕊、萬瑩，〈中亞五國留學生漢語學習策略的調查與分析〉，《漢語學習》，第2期（延吉：2019.04），94-104。
- [16] 張瑞芳、格薩茹拉，〈蒙古國留學生漢語學習策略特徵及差異性研究〉，《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漢文版）》，第1期（呼和浩特：2015.01），122-128。

二、西文著作

- [1] Joan, Rubin, “What the ‘good language learner’ can teach us.” *TESOL Quarterly* 9 (WILEY, NJ: 1975): 41-51.
- [2] O’Malley, J., A. Chamot. *Learning Strat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st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 Rebecca, Oxford, Martha, Nyikos, “Variables affecting choice of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by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3.73 (WILEY, NJ: 1989.09): 291-300.
- [4] Rebecca, Oxford.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hat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 1st ed. New York: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1990.
- [5] Rebecca, Oxford.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Self-Regulation in Context*,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6] Rod, Ellis.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st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作者簡介

王瑋，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博士候選人、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漢語中心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國際中文教育、第二語言習得

通訊地址：澳門氹仔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

通訊電郵：wangwei@smbu.edu.cn

第二作者簡介

劉慧，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科學院助理研究員、碩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語言測試

通訊地址：北京市海澱區學院路 15 號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科學院

通訊電郵：liuhui@blcu.edu.cn